

复  
明 清  
观 雅  
笔 筒  
集

装帧设计：吴 勇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平面设计: 吴勇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上海纪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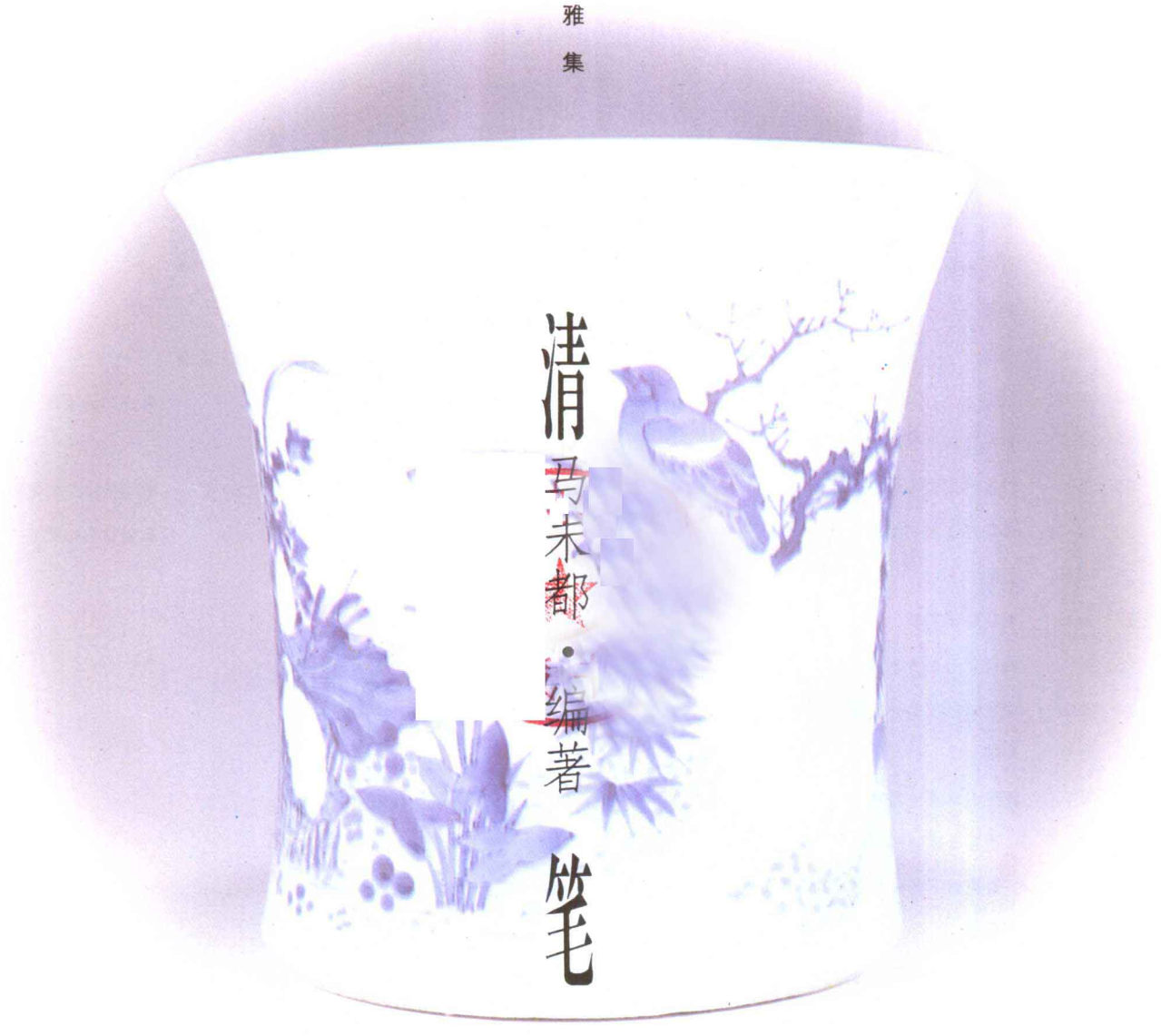
889×1194 1/16 7印张 20千字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 168.00元

ISBN 7-5006-2478-6/J·192

叨

观  
复  
雅  
集



清

马未都

· 编著

竹毛

中国青年出版社

竹毛

1738

3

2013/10

- 6 引言
- 7 笔筒的产生
- 8 笔筒的发展
- 9 笔筒的发展
- 10 青花类(文)
- 11 青花类(文)
- 12 图一 · 青花云鹤人物古制笔筒
- 13 图二 ·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 14 图三 ·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 15 图三 · 局部
- 16 图四 · 局部
- 17 图四 · 局部
- 18 图四 ·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笔筒
- 19 图五 · 青花苏武牧羊笔筒
- 20 图六 · 青花红杏尚书笔筒
- 21 图六 · 另面
- 22 图七 · 青花骑猎笔筒
- 23 图八 · 青花文王访贤笔筒
- 24 图九 · 青花暗刻花鸟诗文侈口笔筒
- 25 图九 · 局部
- 26 图十 · 青花山水高士笔筒
- 27 图十一 · 青花长亭送别笔筒
- 28 图十二 · 青花月下归来笔筒
- 29 图十二 · 局部
- 30 图十三 · 青花麒麟送子侈口笔筒
- 31 图十三 · 局部
- 32 图十四 · 青花张旭醉写笔筒
- 33 图十五 · 青花开光人物故事笔筒
- 34 图十六 · 青花圯下拾履笔筒
- 35 图十七 · 青花文王访贤笔筒
- 36 图十八 · 青花《圣主得贤臣颂》文字笔筒
- 37 图十八 · 局部
- 38 图十九 · 青花《醉翁亭记》文字笔筒
- 39 图二十 · 青花开光山水六方镂空笔筒
- 40 图二十一 · 青花一品洞天笔筒
- 41 图二十二 · 青花渔翁垂钓笔筒
- 42 图二十三 · 豆青釉青花山水笔筒
- 43 图二十四 · 哥釉青花八骏笔筒
- 44 彩瓷类(文)
- 45 彩瓷类(文)
- 46 彩瓷类(文)
- 47 图二十五 · 五彩太白醉酒笔筒
- 48 图二十六 · 五彩桥头题诗笔筒
- 49 图二十七 · 五彩人物故事笔筒
- 50 图二十八 · 粉彩锦地开光山水花鸟六方笔筒
- 51 图二十九 · 粉彩岁寒三友笔筒 图三十 · 粉彩仿竹形笔筒
- 52 图三十一 · 粉彩山水方胜型笔筒
- 53 图三十二 · 粉彩加官晋爵笔筒 图三十三 · 粉彩折枝花卉笔筒
- 54 图三十四 · 粉彩白菜草虫笔筒 三十五 · 粉彩踏雪寻梅笔筒
- 55 图三十六 · 粉彩加金九子笔筒
- 56 图三十七 · 局部
- 57 图三十七 · 粉彩人物鸟兽方笔筒
- 58 图三十八 · 矾红描金瑞兽笔筒
- 59 图三十八 · 局部
- 60 图三十九 · 矾红描金暗八仙笔筒
- 61 图三十九 · 另面
- 62 图四十 · 斗彩魁星点斗笔筒
- 63 图四十 · 局部
- 64 图四十一 · 釉里三色山水侈口笔筒
- 65 图四十二 · 釉里三色山水笔筒
- 66 图四十三 · 木釉墨彩雪景山水笔筒
- 67 图四十三 · 另面
- 68 图四十四 · 墨彩书法笔筒
- 69 图四十五 · 青花釉里红云凤纹笔筒
- 70 图四十六 · 青花釉里红加白松寿笔筒
- 71 图四十七 · 釉里四色家具博古笔筒
- 72 图四十八 · 紫砂彩塑山水笔筒
- 73 图四十八 · 局部

- 74 颜色釉类(文)
- 75 颜色釉类(文)
- 76 图四十九 · 白釉浮雕山水侈口笔筒
- 77 图五十 · 白釉暗刻花卉笔筒
- 78 图五十一 · 青釉暗刻夔龙笔筒
- 79 图五十一 · 局部
- 80 图五十二 · 冬青釉暗刻夔龙纹笔筒
- 81 图五十三 · 祭蓝釉笔筒
- 82 图五十四 · 洒蓝釉笔筒
- 83 图五十五 · 蓝釉仿竹形笔筒
- 84 图五十六 · 吹红釉笔筒
- 85 图五十七 · 祭红釉笔筒
- 86 图五十八 · 哥釉笔筒
- 87 图五十九 · 仿理石釉笔筒
- 88 图六十 · 茄皮紫釉孔雀蓝斑暗刻芭蕉笔筒 图六十一 · 乌金釉描金文字笔筒
- 89 图六十二 · 仿木雕背书青花文字笔筒
- 90 其它类(文)
- 91 其它类(文)
- 92 其它类(文)
- 93 图六十三 · 竹刻五老观画笔筒
- 94 图六十四 · 竹刻古松笔筒
- 95 图六十五 · 竹刻竹林七贤笔筒
- 96 图六十六 · 竹刻山水笔筒
- 97 图六十六 · 局部
- 98 图六十七 · 竹黄文字笔筒
- 99 图六十八 · 紫檀木菱形笔筒
- 100 图六十九 · 紫檀木雕双柏随形笔筒
- 101 图七十 · 黄花梨木瘤雕笔筒
- 102 图七十一 · 黄花梨木六方笔筒
- 103 图七十二 · 黄花梨木素笔筒
- 104 图七十三 · 鸡翅木雕佛手形笔筒
- 105 图七十四 · 天然树瘤笔筒
- 106 图七十五 · 树瘿随形笔筒
- 107 图七十六 · 象牙起线素笔筒

- 108 图七十七 · 黑漆描金山水博古笔筒
- 109 图七十八 · 水晶雕岁寒三友笔筒
- 110 图七十九 · 端石仿竹形笔筒
- 111 图八十 · 铜透雕云龙纹笔筒
- 112 结束语



# 明清笔筒

马未都



## 引言

笔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现得最晚，大致到了明朝晚期，文人的案头才设置笔筒。这与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笔筒造型简单，一般口底相若，呈筒形，少有大的变化。比起其它文具，笔筒简单而实用，可在明朝中叶之前，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

笔筒的前辈大致有笔架、笔床、笔格几种。

唐诗人杜甫在《题柏大兄茅山居屋壁》一诗中有“笔架霏窗雨，书签映隙曦”之句，读来小景美不胜收。笔架何样？宋朝鲁应龙在《闲窗括异志》中有准确描述：“远峰列如笔架。”这使我们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山有了功能上的了解。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应该就是置放毛笔的一种文具。

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诗中又有另说：“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床为卧具，显然笔置于笔床定为平放。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笔床条中称：“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漆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具体而形象。这类笔床，文震亨批评说：“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很可能因此缘故，笔床存世罕见。

笔格其名古涩，《长物志》称：“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壁、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古玉有山形者，有旧玉子母猫，长六七寸，白玉为母，余取玉玷或纯黄纯黑玳瑁之类为子者。古铜有铸金双螭挽格，有十二峰为格，有单螭起伏为格。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畦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据此可知，笔格为石、玉、铜、瓷、木等材料所制，式样不外乎山形，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可视为别名。笔格今虽常见，但名称常常混淆，大都称做笔架，称之笔格者反而不见。







## 笔筒的产生

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明晚期文人屠隆在《文具雅编》中仅提了一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该书著于明万历 11 年,是目前查到有关笔筒的最早著录。

作为文具,“笔筒”这一词汇,明中期以前的书籍中未曾出现,这说明当时还没有笔筒。明代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很多,大量写实的作品应该能够准确地记录文人的案头陈设,可明中期以前有关文人活动的绘画中并没有发现笔筒,其它文具均时有所见。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笔筒的产生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判定笔筒产生的必要条件。至于实物,完全可以信赖的明朝笔筒,除去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的作品,存世者十分罕见。这些足以证明笔筒的产生时间,当为明朝晚期。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明确指出了笔筒的古制:“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虽旧物,亦不雅观。”文震亨在万历年间已将此类笔筒视为旧物,可见其生命力之弱。这类一方四圆(个别也有五圆)孔的鼓形文具,很长时间名称混淆,功能说法不一。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笔筒之祖,与后来生产的筒形笔筒大相径庭。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古制笔筒,大都出自明朝嘉靖时期,上推正德,下接万历,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筒形笔筒的产生从明朝万历始,这与存世文物也相吻合。

《长物志》笔筒条中称:“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这次文震亨弄错了,宋定窑绝无笔筒,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也不会是笔筒。因当时还没有笔筒。这在大量的宋画中可以印证,从未发现案头有笔筒陈设。至于“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也应以讹传讹,明末喜在瓷器上属前朝款识,以宣德成化最多,如确有宣德款识笔筒为文震亨亲眼所见,也不过是寄托款罢了。文震亨不是文物专家,错误在所难免。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明中期之前也未见笔筒就是明证。

需要指出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于 1989 年在台湾举办了《宋官窑特展》,并出版了展览图册,其中第 62 号展品《官窑粉青笔筒》,年代定为北宋。此笔筒紫口铁足,釉面莹润,美丽无比。底足修胎规矩,泥鳅背状,施酱釉。底部钤有清乾隆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研椀官窑亦恒见,笔筒一握见殊常。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气全消文气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铜胆插花卉,拈笔吟当字字香。”此诗作于乾隆癸卯年,即 1783 年。这一年乾隆皇帝七十三岁,他心血来潮作的这首全是大白话的诗,把这只笔筒定了性,曾为宋徽宗所用,当为北宋之物。不知是乾隆爷与后世开玩笑,还是真的不知,这只笔筒最早不会早于乾隆他爸——雍正一朝。图册前言中也称:“展品 62 号笔筒,……依风格来看可能是清朝之物。”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没有笔筒,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1990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并也出版了展览图册,其中第142展品《牙雕踢球图笔筒》,年代也定为宋朝。这只象牙雕刻笔筒,从画面上看,与明末徽州版画无异,制式与刻工也与同时期常见笔筒相同,当为明末之物。定为宋朝,同属大谬。



## 笔筒的发展

以文献记载,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明雕刻大家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为嘉定派竹刻始祖,所存真迹罕见,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老松仙鹤,上刻“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款。定为朱氏仅存真迹。此笔筒作于1571年,为隆庆5年。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因该笔筒只属干支款,故有专家认为是正德之物。朱松邻生卒不详,故可作他想。但朱小松(其子)、朱三松(其孙)均生活于明末,皆有带确切纪年款识的实物存世。如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上有“万历乙亥(1575年)中秋,小松朱纓制”刻款,此与上海宝山县顾村镇出土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墓中竹刻刻阮入天台香薰刀法如出一辙,此件香薰又有“朱纓”刻款和“小松”刻印章款,是其真迹并不存争议;又如《竹刻胜语》朱三松所制辟邪纽竹根印章,刻有“崇禎庚辰(1640年)三松制”款,据此,朱三松明末之际仍在操刀不辍。若以朱松邻正德6年(1511年)始论,朱氏祖孙三杰操刀生涯共达130年之久,仅从寿命而言,应无可能,也与文献记载有悖。所以我以为朱松邻名作竹刻松鹤笔筒当为隆庆5年所制。

《长物志》称:“(笔筒)湘竹、梧桐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花梨即黄花梨木,明式家具常用良材。由此可见,明末竹木笔筒大兴,品种极多。从工艺要求上看,也比瓷制少有限制,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获取实惠。所以,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木制笔筒样式层出不穷。

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据《广志绎》载:“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人叹为观止。

传世笔筒中,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笔筒明末很多,可以认定万历年间作品亦不在少数,然瓷制笔筒万历年间作品几乎不见,唯崇祯一朝大量出现,且精美无比。

竹木牙一类笔筒,大都出自文人的喜爱,取之自然。文人亲自操刀者亦不在少数。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许多,朱氏三杰、濮仲谦、张希黄,代表着明朝竹雕的三大风格。入清以后,人才辈出,竹雕木刻技艺无不精绝。

而瓷制笔筒,没有留下工匠之名,书写制做年款的却不少见。这似乎与竹制笔筒属款之风有着某种联系。明代瓷制笔筒,目前仅见青花;绘制技法一反万历草率之风,工细之极,不让画家,足见文人对笔筒之重视。

入清以后,笔筒材质更加丰富,瓷制品种骤增,应有尽有,至康熙时期达到了高潮,雍正乾隆时期风格变幻多样,仿生品种迭出,粉彩美仑美奂。

青花瓷自元朝在景德镇始烧起,迅速成为中国瓷器主流,青花笔筒当然也就成为笔筒的最大宗。康熙一朝,社会走向安定,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题材减少,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康熙的青花笔筒,以人物故事,花鸟山水见长,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

彩瓷艳丽,各类彩瓷均发挥长处,粉彩柔和,五彩热烈,斗彩华贵,墨彩雅致,矾红彩描金富丽……各类彩瓷利用其优势,制成笔筒,美不胜收。

颜色釉进入康熙朝,无论高温釉低温釉,发挥得淋漓尽致,高温釉之亮丽热烈,低温釉之柔和文雅,其表现力前所未有。两种颜色以上的复色釉,也大胆创新,仿木、仿石、顺其纹理自然,色彩变幻。

其它竹木牙漆,水晶端石铜玉等材料统统被工匠所利用,竹制为最大家族,流派名家辈出;木牙随竹刻家走运,漆制也随心所欲;至于硬质材料,玉石,金属等,在工匠手下随意设计,化坚硬为柔软,至今看来仍属鬼斧神功之技。



## 青花类

青花以其鲜艳不失平和的色调，雅俗共赏的风范，博得文人的青睐，其生命力旺盛为其它瓷器品种所不及，自明末起，尤其崇祯一朝，青花笔筒质量之精，数量之多，题材之丰富，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相信这是明朝之物。

图版一号青花云鹤人物古制笔筒，为《长物志》中古制笔筒之典型，使用时具体而简单，毛笔大头朝上，笔杆入圆孔，方孔则用于置放墨；图版二号青花人物故事大笔筒，正面书写“乙亥初春为纲老词丈”九字。崇祯8年为乙亥年，公历1635年；再下推60年，为康熙34年，1695年。这只笔筒的绘画手法和风格明显与康熙中期作品大异，修胎造型底足器口等处理均不同，所以可以完全排除康熙朝的可能性。崇祯8年，这只笔筒定烧于景德镇，画工熟练地绘制人物故事，另面还有马匹，肥硕壮实。这一时期，尤其在笔筒上，绘山水以人物为主，人作为主题展现，而且同时喜绘动物，马最常见，牛、象、虎、羊、瑞兽等等，都在画家笔下极其生动。人与动物处在一个和谐的关系之中，表明了文人逃脱世俗的愿望。图版四号萧何月下追韩信大笔筒，画面环布，七人两马，韩信回首扬鞭，坐骑四蹄生风，马尾上扬；萧何拨马急追，云山雾障，随从持火把疾行。历史故事浓缩于尺幅之间，文人情感与生命的寄托，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图版五号故事为苏武牧羊，大雁北飞，悲凉雄壮；图版六号红杏尚书，美女盼归，书生远去，儿女情长；图版七号一面绘奔马与猎手，良弓在握，骏骥疾驰如飞；另一面同绘马与猎手，马回首伫立，猎手落马，箭从箭囊落下，故事充满文学色彩。

入清，满人入主中原，江山尚未坐稳，瓷器烧造稍逊前朝。以1644年为界，仅在青花器上就有明显不同，理论上可以准确地分清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如图版十号青花山水高士笔筒，书有“甲午秋日写意为万竿精舍”。这一年应为顺治11年，即1654年。此笔筒画意疏淡，古树枯枝，高耸入云；老者策杖，欲行不行，与崇祯时期热烈画风大相径庭。图版九号的青花加暗刻花鸟侈口大笔筒，连画带刻，工艺



难度很大,但工匠处理得游刃有余。黄鹂栖身枯枝,白鹭遨游天空,并书唐诗人王维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温故而知新,反映出清文人心态。图版十一号长亭送别大笔筒,男女主人依依惜别,侍童女仆默默伫立,只有马回首踏蹄,焦躁不安,把人物依依不舍的心境与马的焦躁不安巧妙地表现出来,堪称一绝。

康熙一朝,青花笔筒进入鼎盛。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空前绝后,所绘题材丰富多样,包罗万象。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翎毛走兽,花卉博古,应有尽有。图版十二号月下归来笔筒,侍童叩门,书生止马,前呼后拥,一派喜到临头景象;图版十三号麒麟送子侈口笔筒,工细不草,把祈求的愿望表现得喜气洋洋;图版十四号张旭醉写笔筒,王公正襟危坐,张旭脱帽挥毫,书童捧砚,端杯倒酒,一片潇洒自得景象;图版十六号张良拾履笔筒,背面绘鲤鱼跳龙门,寓意深刻;图版十八号为康熙青花名品,文字笔筒之典范《圣主得贤臣颂》笔筒,文字书写一丝不苟,布局严谨,铃绘袖里红章,精美绝伦;图版十九号文字大笔筒,通体行书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这类文字大笔筒在康熙一朝极为流行,也是文人之癖好。

雍正青花,淡雅遂为时尚。图版二十号镂空开光山水六方笔筒,器身网状,小开光绘山水寥寥,一水隔两山,清初四王风格;图版二十一号一品洞天人物笔筒,洞石瘦皱漏透,一人相背,手持灵芝。另面素白,仅书写“再墨”两小字,雅致之极。

进入乾隆,青花描绘内容平和,程式化题材较多;图版二十二号渔翁垂钓小笔筒,图版二十三号豆青地青花山水大笔筒,均属此列,观者自可神会。

或许康熙一朝青花太盛,雍正乾隆作品便让位于彩瓷,各领风骚。



扁鼓形，圈足，上有四圆孔一方孔。

据明文震亨《长物志》释，此为笔筒。

这类笔筒曾出现于明晚期文人绘画中，圆孔插入毛笔，大头朝上，方孔则放置墨。

中间一孔为乳突状，与其它四孔不通，其余连通，有旧镶金属薄片使之相隔者。

余所见此类笔筒十数只，均为嘉靖时期所制，材质除瓷之外亦有铜鎏金等。

青花所绘云鹤人物，笔法古拙，亦为嘉靖时期流行纹饰。

— 明 · 嘉 靖 —

青 花 云 鹤 人 物 古 制 笔 筒



D13. 8cm H9. 5cm

所绘人物众多,神态各异。

主要人物上方有“乙亥初春为纲老词丈”九字,另绘铃“弦文赠”章。

乙亥为崇祯8年,即公历1635年。此类崇祯青花之器,带有纪年款识者国内外多有发现。

其典型特点为器口器足处绝大部分有暗刻纹饰,

草枝绘后晕染,地上间饰V状纹,山石分两层皴染;

底无釉,平沙底;器口不施釉者为多。

## 二 明 · 崇 祯

### 青 花 人 物 故 事 笔 筒



D19. 8cm H22. 5cm

与前例制式相同，只是口沿处施釉，这在同类笔筒中属少见。

人物故事以山石为界，大致分为三组。

中间手持两把板斧者，应为李逵，与一虎搏斗，虎肥硕凶猛，四爪伸张，用尽气力。李逵挥舞板斧，有不杀不罢休之势。

《水浒传》中李逵教母妇孺皆知，绘于笔筒并不多见。

右侧一组五人或蹲或站或坐，两雄鸡相斗，其兴致盎然；左侧一僧人或道士身后竖一剑，一幼者拜见，似为宗教故事。

### 三 明 · 崇 祿

## 青 花 人 物 故 事 笔 筒



D20. 3cm H22. 2cm



